岑参（cén shēn）（约715年—770年），汉族，唐代边塞诗人，南阳人，太宗时功臣岑文本重孙，后徙居江陵。岑参早岁孤贫，从兄就读，遍览史籍。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进士，初为率府兵曹参军。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北庭节度使时，为其幕府判官。代宗时，曾官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世称“岑嘉州”。大历五年（770年）卒于成都。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并称“高岑”。

文学创作方面，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12] 诗歌意境新奇，风格奇峭，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词采瑰丽，热情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其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在盛唐时代，岑参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代表作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现存诗三百六十首。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故其边塞诗尤多佳作。风格与高适相近，后人多并称“高岑”。有《岑参集》十卷，已佚。今有《岑嘉州集》七卷（或为八卷）行世。《全唐诗》编诗四卷。

写景诗

少年时期，岑参创作的写景诗风格清丽俊逸，诗风颇似谢朓、何逊，但语奇体峻，意境新奇，如《殷番《河岳英灵集》所称道的“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等诗句，都是诗意造奇的例子。晚年时期，岑参创作的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入蜀后，山水诗中添奇壮特色，隐逸思想在诗中也有了发展。

岑参写景诗的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嵩阳隐居时期、出入两京时期、两度出塞时期、虢州长史时期、嘉州刺史时期。

一、嵩阳隐居时期

约开元二十年（732年），时年十五的岑参移居嵩阳（今河南登封县），开始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持续时间不详）。在这一阶段，岑参常摄取大量明丽静逸的意象入诗，配以自然冲淡的表现方式，诗风清新淳淡。特别地，因为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欠缺，岑参此时的写景诗少了对人世沧桑的体悟和卷迹独善的思考，更没有为摆脱世事羁绊而自隐山水的主观动因，因而其时岑参所抒写的清音山水完全源于童年时期的审美直觉，是一种纯粹的审美。

二、出入两京时期

约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十岁的岑参为求取功名而奔波于两京之间。在这一阶段，生活轨迹的改变给了岑参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丰富了其诗歌创作的风格，如

《巩北秋兴寄崔明允》等诗一扫单纯描写清幽之境的方式，选取喧闹意象，配以冷色调，于雄奇阔大间显出苍茫萧瑟的意境。总体看来，岑参的写景诗很好地完成了由山水田园写景走向边塞风物写景的准备和过渡。

三、两度出塞时期

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赴安西充幕府掌书记；天宝十载（751年）初，岑参自边归京，这是岑参第一次出塞。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以描写绝域的苍茫为重心，字里行间弥漫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以愁苦为基调。之后，岑参渡过了二三年半官半隐的生活，期间创作了一些清丽幽雅的写景诗，这些诗如同岑参早年嵩阳写景诗的翻版，透出岑参自边塞归来后所寻求的审美补偿。

天宝十三载（754年），岑参再次出塞。入幕北庭后，岑参的报国雄心得到极大的激发，加上封常清的赏识，岑参尽情将英雄主义生发出的爱国豪情挥洒于西域的奇山异水中，以莫名惊诧的目光来大量边塞的奇景，不只是览胜赏美，更是达到了山河之爱和民族之爱的高度统一。

总体来看，岑参两度出塞时期所创作的写景诗（西域写景诗）对中国传统写景诗有较强的开拓性意义。题材方面，岑参是最早的广泛描写西域景色风光的诗人，真正地将西域景观引入写景诗的关照范畴，为中国传统的写景诗注入了新的描写元素；风格方面，岑参的西域写景诗为传统意义的写景诗注入了英雄主义气息，对中国传统山水文化内向性的特点有所突破。这两方面对后世的西域写景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虢州长史时期

乾元二年（759年），岑参被贬为虢州长史。因为被贬，岑参心情的失落是必然的。任内，岑参的写景诗意境上清新可人，体物更为细致，写景技巧已经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内容上，一些写景诗透出岑参渴望隐逸山林和遁世逍遥的情绪，这实际上是一种吏隐思想——“仕”是主要情结，“隐”则是暂时的情绪。总体看来，岑参在这一阶段所创作的写景诗已经褪去了边塞写景诗中的雄浑激昂之气而与其早年的清丽风格对接，大多通过清丽山水抒写清新恬静的境界，同时也包含了岑参诸多的心酸和无奈。若其早年嵩阳写景诗是感性山水的快感直抒，则虢州写景诗就是理性山水的苦闷诉求。

五、嘉州刺史时期

永泰二年（766年），岑参再次被贬，出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刺史。赴任途中，岑参怀揣着维护唐王朝统一的责任感，有奋发向上的激情。到达嘉州（今四川乐

山市）后，岑参发现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是他理想幻灭的山水，因此，岑参在任内所创作了大量的写景诗中没有赏心的快感，只有老去的哀叹和挂冠东去的期待。在这一阶段，岑参的写景诗是诗性和情性的双重回归。

风格表现

风格上，岑参写景诗的主要风格为“尚清”和“好奇”（“好奇”指爱好新奇事物）。

一、“尚清”

①清幽之境：早年，岑参处于享受山水之乐的创作心境之下，因而多选取淡雅的暖色调景物来构造山林的清丽，同时还大力营造山林的幽静，创作出的诗歌明白如话，发于天然，能以简净明快的语言表现出山明水秀的直观印象，境界清朗爽目，旷远幽深。虢州长史时期，岑参在写景诗风格方面曾经有过短暂的向嵩阳写景诗的回归，而回归的主题便回归于清幽之境——通过描写山水的清丽幽静来表达闲静之情。

②清寒之境：就本质而言，清寒之境就是孤独、悲凉之境。出入两京时期，岑参为契合求仕途中凄清孤独的心境而大量冷色调的景物来构置清寒之境，因而其创作中的清幽山水也就逐渐褪去了闲静的幽致而加入了寒冷、苍茫的冷境。

③清逸之境：岑参的一些写景诗透出一种清新灵动的气息，还生发出清逸之境——清远飘逸的境界。清逸之境是美好景物和开放情怀结合的产物，具有完美的艺术张力，与清幽之境、清寒之境的内敛截然不同。同时，清逸之境又是一种才境，是一种化境，非有才力不能为之。两度出塞时期，岑参有了释放才力的契机，加上岑参本身所有的激情和西域瑰丽风光对他的触发，使得岑参富有创作活力，也让他能以逸动的诗笔描绘出一出出清新灵动的艺术境界，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便既有清丽的色调，又富有灵动的生机。

二、“好奇”

①好写奇景：岑参喜欢摄取新奇景物入诗，这使得他的写景诗（特别是西域写景诗）自问世就打上了“奇”的烙印。在西域写景诗中，岑参展现了一幅幅迥异于内陆的异景奇观，以真实传神的描写给人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同时，在描写苍茫的旷野、高险的剑门等内陆景物时，岑参也表现出好奇取胜的特点。因为有这些奇特的景物，岑参好奇的个性得到了最大的激发，反过来，岑参又因为好奇的个性而渲染这种奇特，二者可谓相互契合，相辅相成。

②好发奇思：岑参不仅有善于发现“奇”的眼睛，而且好发奇思，能创作出“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暮秋山行》）、“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等将风过山林、瀑布落下这些平常景象写得奇意盎然的诗句，而由奇思生发出的奇逸之境则令人叹为观止，脍炙人口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便是一例。

③好抒奇情：岑参对景物的独特体味常使他生发出一种奇情，这些奇情异彩多样、不同凡响。岑参早期写景诗中纯粹的审美对于喧嚣的俗世而言是一种情感上的超越，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奇情；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多通过西域奇景抒发或渲染英雄豪情，往往出奇制胜，写出一种对立的和谐美，如面对旅途的艰辛时生发出激昂的豪情，以及将边塞的苦寒蒙上清丽的面纱，人置于其中而充盈着乐观的豪情，可谓翻新出奇。

④好用奇字：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如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或通过对动词的精心选取来将原本不可捉摸的抽象事物系于具体景物中，从而使之变为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

边塞诗

两度出塞时期，岑参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境界空前开阔，造意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上，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象和场景方面

雄伟壮美的形象和奇丽阔大的场景是岑参边塞诗的突出成就，也是岑参边塞诗不同于高适等人边塞诗的突出的艺术特色。简要而言，岑参创作的边塞诗能通过雄伟的景象将读者带入一个辽阔广大的、神话一般的世界，给读者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具有一种雄浑奔放的特色。具体来看，岑参因曾先后担任右威卫录事参军、伊西北庭支度副使等军职，随高仙芝、封常清等两次驻守西北边疆，到过安西、北庭等地，有长期的边塞生活体验，又同都护、判官们有较多的交往。因此，一方面，岑参在创作的边塞诗中描绘西北地区的沙漠、雪山、火山等光怪陆离、绚丽多姿的自然风

光，奇迹般地再现了西北地区的奇寒奇热、变幻莫测和俏丽多姿。描写沙漠的有《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描写雪山有《北庭贻宗学士道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描写火山的则有《火山云歌送别》、《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等。另一方面，岑参在创作的边塞诗中还记叙了戍边将士从军、出征、杀敌、受降等场景，刻画出一批坚韧不拔、威武雄壮戍边将士的雄伟而壮美的形象，如《送人赴安西》一诗刻画出一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奔赴安西的长安征人，《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则刻画出不畏风霜严寒地扬鞭催马飞奔前方的宇文判官，《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赵将军歌》和《玉门关盖将军歌》等则刻画出一群能征善战、威风凛凛的大将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在边塞诗中还写到了小吏和士兵，如《题铁门关楼》刻画出一个坚强无比的守关小吏形象，《玉门关盖将军歌》、《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则刻画出出征战士所向披靡的英雄群像。

二、写景和抒情方面

在写景中抒情，把抒情和写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是岑参边塞诗的又一艺术特色。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是先景后情，情因景生，即景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方式，岑参边塞诗中的《银山碛西馆》、《北庭作》、《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除了先景后情的写法外，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有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即边写景边抒情，岑参边塞诗中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便采用这种方式；此外，在诗歌中表现情和景还可以采用通篇描写景物而将思想感情暗含其中的方式，岑参边塞诗中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等便采用这种方式。

三、语言和韵律方面

语言清新俊秀，韵律灵活多变，不断地创新求奇，这是岑参边塞诗的第三个艺术特色。

在语言方面，岑参边塞诗语言的最突出的特色是“奇”，但既非“奇险”，亦非缛丽，而是奇逸、奇丽、俊奇。他的这种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具体表现为“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题铁门关楼》）等生动形象的比喻语句和“花扑征衣看似绣，云随去马色疑骢”（《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等清秀奇妙的拟人语句，以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出神入化的夸张语句。

总而言之，岑参边塞诗的语言恰如洪亮吉所说的“奇而入理”——多为前人所未发，但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

在韵律方面，岑参边塞诗是很有创造性的——岑参边塞诗的用韵不拘一格，远绍乐府（乐府古诗一般采用通篇一韵或一篇中数次换韵两种方式），近师初唐的押韵方式，综合而采用随物赋形的押韵方法，颇具灵活性和创造性，既增强了诗的节奏感和音韵美，又使得诗歌的层次更加分明——诗歌在用韵往往采用一韵一个层次的方式，还有利于在换韵中表现诗人的复杂多变的思想感情，以及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唐·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